

寫在創刊十五周年之際

中國的二十一世紀的想像

• 金耀基

一

《二十一世紀》創辦於二十世紀的90年代初，不經不覺已經十五年了，而《二十一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也已五個年頭了。無庸諱言，《二十一世紀》這份思想性的雙月刊是以中國作為所思所想的對象的，而十五年前此刊之所以以《二十一世紀》命名，則顯然其關懷與想像者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

二

1990年《二十一世紀》創刊時，中國大陸已從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痛苦地復蘇，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重新納入到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主流。時至今日，在短短不足三十年裏，大陸的經濟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它的規模之大，遠遠超出世人之意想，三十年前誰人能預見今日中國是世界在煤、鋼與水泥上產量之冠？又誰人能預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的能源消費者，第三大的石油輸入國？今年5月9日出版的《新聞周刊》(Newsweek) 在一篇〈未來是否屬於中國？〉(“Does the Future Belong to China?”) 的專文中，把中國描述為一個東方升起的強權，認為在工業革命鼎盛時，英國被稱為「世界的工廠」，如今這個稱號必然屬於中國。中國經濟之巨大發展，特別是它的潛在能量，在全球經濟中已是舉足輕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 Annan) 甚至稱之為「帶動世界經濟火車頭」。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事實，是一個世界現象。誠然，這也是「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和平崛起論」之所以成為世界媒體的熱話題了。

三

從歷史的長鏡來看，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之變是驚人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十九世紀末葉，中華帝國在列強之侵逼下，一敗再敗，帝國崩解，國不成國，以「制度化儒學」為基底的文明秩序都遭到解體的危機，李鴻

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確是知時論世之言。從清末的洋務、維新起，中國古老文明自覺與不自覺地走上自救自強之路。從文化的意識上說，這開啟了中國的「現代轉向」。整個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國歷史的基調是中國的現代化，但中國現代化之路是崎嶇坎坷、一波三折的。前五十年中，日本之侵華戰爭，在極大程度上阻抑了中國現代化的正常進程；後五十年中，中國文化大革命更造成中國「現代轉向」的偏離與倒退。應指出者，百年來主導中國命運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畢竟都是中國現代化的主力。國民黨1949年退據台灣後，在當時東西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格局下，先則推動經濟現代化，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繼則發展政治現代化，實行憲政民主；國民黨更從「革命政黨」自我轉化為一民主政黨，不止走出「一黨專政」之局，更步向政黨輪替之路。今日台灣的民主雖受民粹主義與族群政治的污染與扭曲，但政治民主的基本面已有初基，此所以台灣在政治上雖迭有亂象，但政治社會的「安定度」是以前的威權政治所未有的。台灣無疑是中國「現代轉向」中一個現代化比較全面的個案。而1997年回歸中國的香港，一百多年來，作為一個英國的殖民城市，雖然是西方文明的一個邊陲，但卻發展出一個法治傳統，一套英式的文官系統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二十世紀70年代後，更與全球化的新浪潮緊密接軌，加速、加深現代化的步伐，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彈丸之地的香港不但位列亞洲四小龍之一，且由一「殖民城市」成功轉化為一國際都會。香港在1997年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時，它無疑是中國人的城市中現代性最強的。

四

回眸百年，中國大陸、台灣與香港這三個中國人的社會，在二十世紀「現代轉向」的歷史主流中，各別都在現代化工程上有所建樹。中國此時此刻面向全球，正處於上升的軌道上，與清末李鴻章所面對的局面，截然不同矣。從世界的大歷史觀點來看，中國今日可以說是五百年來未有之新局。我之所以如此說，不是從中國自身的歷史來看，而是從世界的歷史來看。歷史學者甘迺迪 (Paul Kennedy) 於1987年出版的《世界強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所綜論公元1500年以來五百年的世界史，簡言之，是西方民族國家的上升，中華帝國的衰敗。我們上面指出，自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現代轉向」，經歷了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中國，在重重劫難波折後，終於在現代化之路上，開啟了歷史的新局。

五

站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前瞻未來的百年，對中國，對世界，自然會有許多預測或想像。預測是一樁知識冒險的事，預測百年的中國或世界，幾乎是無意義的。但對未來，我們不可能沒有一點歷史的想像。當然，想像是不能帶有主觀的願想的。中國的二十一世紀的想像，我認為是中國「現代轉向」的完成，也即

是中國「現代性」的建立。自清末中國「現代轉向」啟開到今日，中國的現代化已有一定成績，但是距離中國現代性的全面建立仍屬遙遠，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現代化擴大化、深刻化與完善化的一百年。中國現代性的建構實際上是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中國傳統的文明秩序自清末以來已逐步解體，而清末以來的中國「現代轉向」即是追求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一個跨越三個世紀的歷史運動。

中國的現代化在基調上是從一個農業社會的文明秩序轉向工業／後工業社會的新文明秩序。而新文明秩序的建立，則必須要建立工業／後工業社會的種種制度，這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宗教、環保、衛生等領域的制度。這些制度有的是舊制度的更替，有的是全新的創建，在更替與創建的過程中，許多或大部份都是向現代西方借取與學習的。當然，新制度的建構自然涉及到傳統的參與和轉化。二十世紀其實可說是中國制度現代化的世紀，但這項大工程遠遠沒有完工。我相信，二十一世紀必須繼續致力於這項大工程的建構與完善，其中政治民主、法治、教育和環保更是核心的工程，它們攸關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良窳成敗。坦白說，二十世紀中國在制度現代化上，有太多的試驗，太多的失敗，所以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想像，對我而言，是過多想像力的想像了。

六

中國二十一世紀的想像，是歷史的，也是世界的。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乃是指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一個歷史轉化的進程。而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是一個影響世界的巨大力量，有的學者且認為全球化使地球成為「沒有國界的世界」，民族國家的功用已大滋疑問。但在我的想像中，在二十一世紀，超國家的組織(如WTO、歐盟)、跨國公司、跨國界的非政府組織(NGO)，雖然將不斷增加，但我無法想像民族國家的角色將會被完全取代，此我之所以說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中國的現代性」的建立。中國的現代性的說法誠然意含着現代性可以是多元的事實，嚴格言之，「西方的現代性」是目前唯一已完成的現代性。西方現代性有其普世的元素，但它不是普世現代性的典範。有論者把全球化視為西方現代性的世界擴散，但真正發生的卻相反，是全球化才發現「他者」，是全球化才激發「在地者」的文化認同。經濟全球化雖出現趨同的景象，但那是表層的，而文化全球化與其說是世界文化趨向同質化，還不如說是走向異質化。誠然，有些文化產業已商品化而在全世界流動，但如瓦尼耶(Jean-Pierre Warnier)所指出，有的文化資產如語言、宗教、道德標準、聖地、鄉土、藝術作品、古蹟、烹飪等等是不能商品化也不可轉讓的。在全球化中，中國現代化的工作應該並必須借取外來的文化資源以豐富中國現代性的內涵，但中國的現代性的建構始終不能離開，也不能沒有文化傳統的奧援。我曾說過，現代化可以多種，但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我的中國二十一世紀的想像是，在全球的多元現代性中，中國的現代性有它自己的文化面貌。換言之，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多元文明的共生並峙中，將看到中國現代文明的樹立。